

每天早上有50万人从河北小镇燕郊跨省去北京上班，成功挤上一辆公交车夸张时需要40分钟，为让儿女多睡十几分钟，能在上班的路上有个地方坐坐，许多老人天不亮就出门，提前到公交车站替儿女排队

开往北京的814路公交

清晨5点半，天还没亮透，河北小镇燕郊，被驶向北京的第一班公交车发动机吵醒了。

814路是跨越北京城区和河北燕郊的9条主要公交线路之一，每天早上，至少4000人挤在混合着肉夹馍和煎饼味道的814路车厢里，去北京上班。

这个数字是一位燕郊居民等车时“顺便”统计出来的——成功挤上一辆公交车最夸张时需要40分钟，他有足够的时间来计算。等车队伍最长时达到300米，但十几位老人总能站在队伍最前端。可当公交车停在跟前时，他们又侧过身子，让后面的人先上。他们在等自己的儿子、女儿、儿媳妇、女婿。为了让儿女多睡十几分钟，能在上班的路上有个地方坐坐，这些老人天不亮就出门，提前到公交车站替儿女排队。

燕郊政府网上公布，这种每天早上跨省上班的人在燕郊有50万，这意味着每天早上这座小镇一下子空了一多半，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。许多父母举家迁徙到这个陌生的河北小镇，照顾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。

“其实是一个人在北京上班，全家在为他服务。”一位替女儿排队的父亲说。

1

天天四五个小时在路上跑，哪个父母能忍心啊

凌晨5点半，张红英的手机闹钟也响了，54岁的她从床上爬起来，将前一晚泡好的黄豆倒进豆浆机，再把面包塞进烤箱，趁着机器工作的工夫，才去厕所洗了把脸，然后赶紧拎着保温杯，下楼排队。

814路是跨越北京城区和河北燕郊的9条主要公交线路之一，也是离张红英家最近的公交站点。

4月的清晨还有些微凉，张红英裹在蓝色防风衣里。她已经在这里帮女儿排了4年队。

“孩子太累了，晚上加班到家就快12点了，我着急啊，这时间能睡够吗？”张红英的嗓门挺大，“你要给她排队呢，她就能多睡一会儿，要不上班也没精神啊。我多起来一会儿，就当锻炼身体，她能多睡半个小时呢。”

此时，31岁的女儿孙梦已经起来，正在家里享用母亲备好的早餐。孙梦大学时读的是日语专业，老家河北邯郸没有适合的工作，毕业后她进了北京一家日企。已经退休的张红

英也跟了过来，照顾女儿起居。她们在北京租房，搬了三次家。孙梦决定，必须在30岁之前买房。

那是2009年的一天，在国贸地铁站附近，张红英接到一张小广告，上面写着首付10万元就能在距离北京30分钟车程的地方拥有自己的房子。那个地方叫燕郊，天安门往东40多公里的一个河北省小镇。不过，售楼小姐说，开往北京的814路公交车总站就设在小区门口，到时候上车就有座。张红英痛快交了订金。

可售楼广告说的30分钟到北京，只是一种理想状态。想开车上班，先得摇号吧，而且早高峰进京方向的高速公路在收费站就开始堵了。公交车倒是有专用车道，可人多车少，挤不上去，在车门那儿一“挂”就是十几二十分钟。

“这得什么时候走到头啊！”第一次看到814路车站前的长队，刚搬来的老梁简直“看不到希望了”。第二天，他就加入为孩子排队的阵营。“他们上班给北京纳税，晚上

睡觉给河北纳税，天天让人家四五个小时在路上跑，哪个父母能忍心啊！”他说。

57岁的老梁老家在内蒙古赤峰，为照顾在北京工作的女儿，他卖了老家的房子，来到燕郊。“为了孩子，为了养老，没办法。”他说。

女儿小梁9点上班，晚上加完班，已经错过了814路末班车，只能坐黑车回来。“真心疼，我只能帮她这么多了，也帮不了别的。”老梁说。每天早上6点，他就起床出门排队。

814路的终点站北京国贸，是通往河北燕郊的交通枢纽。但这并不是小梁的目的，她还要再挤18分钟的一号线地铁。有一次，老梁去北京办事，和女儿一起走。公交车在国贸桥下停稳后，小梁说了句：“爸我先走了啊”，就朝地铁站跑。老梁一路追，使劲追，追到地下通道入口时还能看见个背影，但等他走下楼梯，女儿已经没影儿了。

“这‘跑班族’跑得可真够快啊！”他说着笑了起来。

2

跟父母在一起，就会不自然地有撒娇的感觉

燕郊的早高峰在6点半就到来了。红色摩的穿梭在街道上，几辆浅绿色的公交车堵在十字路口。黑车司机和早点摊儿的小贩一起霸占了最外面的车道，前者大声嚷嚷着“国贸国贸啦，十块十块，上车就走”，后者掂着脚把刚出炉的热煎饼举到公交车窗口。

节省排队时间的办法有很多种，但排队是这里的大忌。“傻逼！排队！”队伍里不时爆出一声怒吼，还曾有“火爆脾气”的东北邻居把插队者揪出来，摁在地上打到鼻子出血。司机看见也不吭声，打完了，人都坐稳再开车。

张红英看不下去了，“这不是浪费时间吗，姑娘眼看就要上班，时间就要误了”。她和几个排队的父母提议，别光给自己的儿子排队，顺便也维持一下秩序，不然谁都别想走。她从书包里掏出一只“志愿者”红袖箍，套在左胳膊上开始指挥，“一个跟一个，不要挤啊排队啊，还有座呢……好啦，司机师傅关门走啦。”

红袖箍是在北京国贸公交车站排队时别人给的。有一次，张红英想看看女儿回家时排队到底要花多长时间。“我去北京玩啊，顺便去给你排个队。”她跟女儿说。下午5点半，张红英到达国贸桥下的814路公交车站，1小时40分钟后才排到最前面。她一边等女儿下班，一边帮忙维持秩序。

“你是志愿者？”站台上的“黄坎肩”问，还给了她一个红袖箍。

“算是吧，我在燕郊管着呢。”她笑笑说。

女儿孙梦起初并不希望母亲去排队，她说自己早起半小时就行了。“不行！”张红英坚决反对，“早起半个小时就睡不好，睡不好没法上班。我也习惯了，早起一会儿没事。再说，我白天还可以睡觉，你白天不能睡觉啊，我又不上班，就给你排着吧，你太辛苦了。”

反抗失败，孙梦只能给母亲多买些护膝和厚底的鞋子，保护她经常疼痛的膝盖。但是遇到下雨下雪或者母亲身体不舒服时，她会提前“警告”母亲：“你要是再去的话，以后我就一直不用你去排队了。”

张红英答应了。可第二天早上，如果不是真的病得起不来，她还是偷偷出门去。

张红英和女儿也曾受过委屈。那天，孙梦像往常一样，挤进队伍，站在张红英前面。可后面的小伙子不干了。

“你为什么站我前边？”小伙子的声音很不客气。

“我妈帮我排队了。”孙梦回了他一句。

小伙子拽住孙梦的衣服，抬腿想给她一脚。孙梦闪开了，可站在旁边的张红英急了，她像母鸡一样张开双臂，把女儿扒拉到身后，堵住小伙子喊了一嗓子：“你打我吧！”

对着一个老太太，小伙子没敢再动手。

3

有时就恨自己，当父亲的没能耐

经过多年观察，张红英发现燕郊排队的父母分为三拨：最早一拨5点半就出现了，那是孩子上班特别早或者特别远的；接下来是包括她在内的“中班”父母，6点半左右开始排队，那是燕郊早上最喧嚣的时候；最后出现的“晚班”父母离开车站时已接近8点，燕郊即将恢复平静。

张红英到达车站时，60岁的辽宁人老包正往家里走。路上，他碰见刚出门的老蔡。“你今天不排队了？我那个已经上完了，走了。”戴着眼镜的老包站在路边，慢悠悠地说。

“不排，儿子出差了，不在家。”老蔡说。

两年前，老包家在燕郊买了房，他和老伴从老家搬来照顾儿子起居。“我们这个年龄段，孩子就一个两个，儿女在哪儿落脚，父母也就跟着了。”老包说。

“你不得跟着照顾他嘛。”老蔡附和着。一年前，他和老伴离开河南开封老家，来这里照顾刚出生的孙子。早上，他出门排队，老伴留在家做饭。

老伙计们凑在一起聊聊天，时间倒也过得快。虽然大家叫不上彼此的名字，但谁今天没来、谁搬到北京住、谁的儿子生了孙子、谁的老伴住院，都一清二楚。

59岁的王立柱是黑龙江大庆人。2008年，小儿媳妇生了对龙凤胎，他跟单位请了10天假来北京。“人不就是这样吗，一有孙子，孙子什么样总得看看吧。到这一看，这俩孩子太好了，不能走了。”

王立柱的小儿子以前是水泥厂工人，下岗后和媳妇到了北京，他跑业务，媳妇在秀水商场里当导购。俩人在北京管庄附近租了间平房。王立柱觉得老换地方对孩子不好，他掏出积蓄，又向亲戚借了几万元，让小儿子在燕郊买房，装修完还没晾干，全家人就搬了进去。

每天早上5点，王立柱就睡不着了，他轻手轻脚地起来，烧开水、做早点，然后叫醒儿媳：“到点了，起来吧，吃饭了，我去排队。”

“爸你别走了，我站着去吧。”儿媳妇也劝过。

“你站着多累得慌啊，我排一会儿吧。”他饭也来不及吃就出门了。

“现在习惯了，也不累了。刚开始累得我啊，我不干了，爱咋地咋地，把我累死了。可一寻思，儿子呀，也没办法。有时就恨自己，当父亲的没能耐，要是父亲是大款，给孩子几百万，买个大房子，雇个保姆，还用啥啊！咱没能耐，儿子也没啥能耐，有钱人都在北京买房了。”他叹着气，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，显得有些驼背。